中国古代本草式小品文的文化审美意蕴

张宇辰

（中国人民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0872）

摘　要：中国古代本草式小品文在形式上主要继承了《神农本草经》的药物书写模式，在内容上与社会现实、儒道思想、佛禅义理及读书治学等方面紧密关联；一方面体现了譬喻性、游戏性的思想文化渊源，另一方面展现出作者通感式创作思维的鲜明特征。作为士人追求精神化、艺术化生活的产物，本草式小品文反映了文人“游戏笔墨”中蕴含的医药思想与士人精神，其审美范式亦影响了后世涉药文学的创作，形成了一道充满谐趣和理趣的独特文学景观。

关键词：本草；小品文；文学；医药；文化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217（2025）03-0101-07

收稿日期：2025-03-18

作者简介：张宇辰（1998-），女，山东聊城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DOI:10.16284/j.cnki.cn37-1401/c.2025.03.008

在中国古代传统观念中，文学与医学在思维模式、价值取向、生活理念等多个维度存在诸多互通之处。在文学创作方面，文人们深刻意识到文学与医学之间的关联，他们将现实中需要描绘或批判的对象与本草知识相融合，创作出一系列本草式小品文，对中草药与小品文在艺术审美层面上的共通性进行了全方位的挖掘和开拓。学界对中国古代涉医文学的研究已取得丰硕成果，然而，鲜少学者关注到本草譬喻类文学作品，缺乏对其文化审美意蕴的深入分析。有鉴于此，本文拟以本草式小品文为中心，考察中国古代文学中的本草譬喻书写，从文学文本与历史生成等角度探赜其文化价值。在对不同时代作家所撰写的本草式小品文进行细致文本梳理的基础上，结合此类作品创作的文学源脉，探讨中国古代文学中本草题材作品的艺术特色，揭示其文化审美意蕴的丰富性及融通性，从而探赜古代涉医文学研究的新视角和新方法。

一、本草药方与小品文的绾合

“本草”即指中草药，古代记载中药的书亦多称“本草”。“本草”之名始见于《汉书·平帝纪》[①]，史载汉平帝即位后，朝廷征召数千名精通古代经典及各科知识的学者至京城，其中即包括天文、历算、方术、本草、四书五经等学问的教授者。在治国理政与维护民众福祉的宏观框架内，“本草”获得了统治阶层的重视，并同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一样具有较高地位。现存最早的中药学著作为《神农本草经》，相传乃上古神农氏所撰，近世学者多将其视为汉代之后的伪托之作。《神农本草经》作为本草学的开山鼻祖，深受医家与道家等学术流派的尊崇，其核心内容涵盖了疾病治疗与益寿养生两大方面，深刻体现了中国古代医学与仙道文化之间的交汇融合。继《神农本草经》之后，三国时期名医吴普编纂的《吴氏本草经》与南朝梁代陶弘景的《本草经集注》相继问世，两者均受到了《神农本草经》的影响与启迪，不仅在内容上有所承继，更在理论层面推动了中国传统中药学的进一步发展。可见，本草学在中国古代拥有悠久的历史渊源与深厚的文化底蕴，它不仅得到了历代统治者的支持，还吸引了各阶层学者与民众的广泛关注，彰显了其在知识体系与社会实践中的学理价值。

在此背景下，中国古代文人以药为喻，借鉴药典行文模式进行创作，巧妙地将本草药性与社会现实相联结，创作了一系列富有现实意蕴的本草式小品文。根据目前搜集到的文献，本草式小品文虽数量有限，

①[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北京：中华书局，2013 年，第 1 册，第 359 页。

但不乏代表之作，较典型的有唐贾言忠《监察本草》、侯味虚《百官本草》、张说《钱本草》、宋慧日禅《禅门本草》、释慧日《禅本草》、明袁中道《禅门本草补》、清张潮《书本草》等。从创作风格来看，不同时代本草式小品文的描写对象亦有所侧重，唐代本草式小品文多与现实相关，宋代本草式小品文多与佛教相关，清代本草式小品文则包含了读书治学的内容，其表现形式和内涵较前代更加丰富。

唐代小品文的繁荣推动了本草式小品文的涌现，诸多文人墨客巧妙地将本草药方与朝廷官员体系相融合，通过这一独特的文学表现形式，传达了他们对古代社会政治制度的独到见解。如《御史台记》载贾言忠作《监察本草》云："服之心忧，多惊悸，生白发。"① 作者运用譬喻象征的创作手法，将里行御史、试员御史、监察御史、殿中御史等不同的官职比作不同的食物，根据其辛辣程度及毒性划分等级，谐谑生动地表现了不同级别监察官所起作用及震慑力的差异。又如《朝野佥载》载唐户部郎侯味虚著《百官本草》，题御史曰："大热，有毒。"② 强调其在官场中除邪惩恶、杜奸止滥的关键作用。又云："服之长精神，减姿媚，久服令人冷峭。"③ 揭示了御史职位在官场中的独特地位与影响。《监察本草》《百官本草》在借药方的形式阐述监察机构之作用的同时，突出了其惩恶扬善与正本清源的社会效用，反映了御史监督对于维护朝廷政治的不可或缺性。这些小品文流露出强烈的现实批判精神，体现了作者对古代政治生态中权力制衡与监督机制的敏锐洞察。

唐代张说的《钱本草》，以简约诙谐的语言展现了作者对于金钱问题的多维理解与深刻哲思，是古代文人通过文学创作干预现实、倡导价值理念的生动体现。其文曰："钱味甘，大热有毒，偏能驻颜，彩泽流润，善疗饥寒困厄之患，立验。"④ 该文开篇即仿照药典的叙述模式，将钱比拟为一味中药材，详尽阐述了其性味特征、外观效用，以及"善疗饥寒困厄之患"的社会功效，同时指出了其"污贤达""令人霍乱"的潜在危害。作者采取辩证视角，审视钱在个人道德与社会层面的双重作用，并深入探讨了如何合理调控与运用这味"药材"："如积而不散，则有水火盗贼之灾生；如散而不积，则有饥寒困厄之患至。"⑤ 在此基础上，作者提出了以道、德、义、礼、仁、信、智七种准则作为炼制"钱本草"的法门，进而指出钱财如同药物一般具有双重性质，君子取财、用财之道须遵循儒家价值体系与社会道德标准。这一针对金钱的论说使其意义超越了物质层面，从而上升至社会伦理的高度，不仅体现出作者对钱财本质的深入剖析，还巧妙融合了儒家道德义理与医学伦理的思想精髓，形成了一种跨文化的对话。

本草药方除与社会现实密切结合外，亦常与佛教义理的阐发相关联。如宋代僧人释慧日在《禅门本草》中言，禅具有清凉甘美之性，能安定心神、祛除邪气、疏通血脉、提神益智，兼具驻红却白、消除热恼、净化身心、解毒疗病等多重功效。慧日禅师借鉴药典《神农本草经》的风格，将参禅向佛比作一味抚慰心灵、修身养性的良药，阐述修禅的方法及其养生价值，凸显了佛教对于人生的意义。文末写道："故佛祖以此药疗一切众生病，号大药王，若世明灯，破诸执暗。"⑥ 其中蕴含的思想内核与禅宗关联密切，禅宗乃由中国本土独立发展而来的一种佛教宗派，其融合了佛教义理与中国传统文化，以个人的修行开悟为重心，与老庄哲学思想及士大夫文化相互渗透。禅宗强调从日常生活中探究真理而悟道，并通过一定的方法启发和引导民众，因此，高僧大德常借助中国传统世俗文化以实现传播教义、推行教化的目的。《禅门本草》就是其中的代表，众生之困厄多缘于心，禅味对于心症犹如一剂良药，倘若能取其精华而用之，则能破除烦恼，普度众生。作者以药喻禅，构思巧妙，彰显了佛教、医学与文学的息息相通。袁中道承续此文而作《禅门本草补》，在"禅"的基础上增添了"讲""戒""定""净土"四个新的部分，通过摹拟本草药方的形式来融会哲理，拓展了此时期小品文的思想深度及艺术表现空间。

此外，亦有文人将本草学理念融入读书治学之中。以清代张潮所著《书本草》为例，文章创造性地运用

---

①[宋] 李昉等：《太平广记》，北京：中华书局，1986 年，第 6 册，第 1983-1984 页。

②[宋] 李昉等：《太平广记》，第 6 册，第 1983 页。

③[宋] 李昉等：《太平广记》，第 6 册，第 1983 页。

④周绍良：《全唐文新编》，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 年，第 1 部第 4 册，第 2560 页。

⑤周绍良：《全唐文新编》，第 1 部第 4 册，第 2560 页。

⑥[明] 贺复征辑：《文章辨体汇选》卷七七二，清乾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中草药譬喻古代典籍，涵盖了“四书”“五经”“诸史”“诸子”“诸集”“释藏道藏”以及“小说传奇”等多个范畴，并对各类典籍的特性做了简约而诙谐的描摹。具体而言，文中形容四书五经“俱性平，味甘，无毒，服之清心益智，寡嗜欲”；形容诸史“服之增长见识，有时令人怒不可解，或泣下不止，当暂停，复缓缓服之”；形容小说传奇“味甘，性燥，有大毒，不可服，服之令人狂易”①。作者通过运用一系列本草譬喻手法，不仅精准捕捉到不同典籍的特质，及其在文人知识体系中的功能定位，而且侧面反映了在传统价值体系引导下，文人对书籍进行细致分类与评价的自觉意识。这种将文学与医学紧密结合的创作方式，不仅展现了作者深厚的文化底蕴，引导读者更加深入地理解古代典籍的丰富内涵与独特价值，亦为后世创作者提供了思路上的启迪。

可见，“本草”类药书是古代中医药文化的精髓，“以人为本”的救治方式带有鲜明的人文色彩。本草式小品文在形式上借鉴“药方”的框架，以“治病”喻“治世”，以“草药”喻“人性”，以“医理”喻“事理”，在“本草”类药书和喻世明志的小品文之间建立了逻辑与情感上的联系。这些作品与社会现实、儒道思想、佛禅义理及读书治学等理念紧密交织，不仅映射出古代知识分子对自然草木特性的象征性诠释，更体现了古人“自然之伦理化”的思想倾向。

二、本草式小品文的文学源脉

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表现形式，本草式小品文一方面承袭了譬喻性、游戏性的写作传统，另一方面展现出古代文人通感式创作思维的鲜明特征，它不仅蕴含针砭时弊的社会关怀，更在谐谑性与娱乐性中凸显了作者的医学知识与写作才能。

本草式小品文多将描写对象比作一味中草药，将其特点与中草药的性状、特色、功效相联系，并结合视觉、味觉、嗅觉等感官书写，以药方的形式展现事物的主要特征，体现了古人对审美直觉感悟的侧重。此种创作方式源于中国古代“以物譬喻”的意象化品评传统，意象品评多通过象喻的方式对事物的风格特质与审美意味作形象化的评说，这种以具体表达抽象的创作理念具有深厚的文化根源。《易传·系辞下》曰：“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② 古人将“象”视作描摹万物、传情达意的媒介和载体。《庄子·杂篇·外物》曰：“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③ 王弼在《周易略例·明象》中以老庄解易曰：“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④ 可见“象”作为传达“意”的一种手段，可用于表达隐晦曲折的事物，以实现“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审美效果。意象化品评以一种较为直观的思维方式来审视事物，它借助具象化的表达方式，呈现给读者较强的审美趣味及可读性。

在中国古代文学中，“香草美人”是称颂“君子美德”的常见喻体与载体，其核心特征在于以草药等植物意象为依托，构建出一种象征化的书写模式。中草药意象与文学意象有着密切联系，其象征意义与文化内涵的交融互通，使中草药作为一种“物象”进入文学家的视野。这一文学现象的历史渊源可追溯至先秦时期，如《诗经·周南·芣苢》云：“采采芣苢。”《尔雅》云：“芣苢，马。马，车前。”⑤《毛诗正义》云：“《芣苢》，后妃之美也，和平则妇人乐有子矣……宜怀任（妊）。”⑥ 古人认为车前多子，具有较强的药性，食之有助于怀孕。车前被用来隐喻女性多子多福的繁衍能力，后人将其理解为后妃美德的体现，折射出古代社会对女性角色的社会期待。又如屈原《离骚》：“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⑦《九歌·山鬼》：“山中人

①[清]王晫，张潮编：《檀几丛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459页。

②王云五主编：《周易今注今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440页。

③陈鼓应注译：《庄子今注今译》，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725页。

④[三国魏]王弼：《周易略例》，清乾隆四十八年武英殿刻仿宋相台五经本。

⑤管锡华译注：《尔雅》，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534页。

⑥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51页。

⑦[宋]洪兴祖撰：《楚辞补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4-5页。

兮芳杜若，饮石泉兮荫松柏。”[①] 其中江离、秋兰、杜若均为中草药名称，它们不仅具有治疗疾病的功效，亦成为文人笔下吟咏比德的对象。随着魏晋时期文学与审美的自觉，将中草药用于人物品评的记载渐夥，如《世说新语·排调》：“谢公始有东山之志，后严命屡臻，势不获已，始就桓公司马。于时有人饷桓公药草，中有远志。公取以问谢：‘此药又名小草，何一物而有二称？’谢未即答。时郝隆在坐，应声答曰：‘此甚易解，处则为远志，出则为小草。’谢甚有愧色。”[②]“远志”和“小草”是同一草药的两种名称，“远志”字面含义为“远大志向”，代表了谢安早年隐居东山、志存高远的状态；“小草”则象征了谢安后来出仕为官、屈身于世俗的选择。郝隆将“远志”和“小草”与谢安的人生处境结合起来，蕴含了一语双关、诙谐巧妙的语言艺术，揭示了魏晋士人在“隐”与“仕”之间的两难选择。宋人邵博在《邵氏闻见后录》卷二十九中言：“唐李直方以贡士第果实：一绿李，二粉梨，三樱桃，四柑子，五葡桃，或荐荔枝，曰寄举之首也。盖始于范晔，以诸香品时辈，侯味虚著《百官本草》，皆戏言之善者耳。”[③] 李直方以果实比喻贡士，范晔以香料品评时人，侯味虚以本草隐喻官员职责，他们均通过“戏言”的形式，展现了古代以物喻人、以戏言寄意的文学传统。这一传统植根于古人“观物取象”的美学观念，进而催生了本草式小品文“以药喻理”的创作范式。本草式小品文借鉴了传统医药典籍的书写模式，将人物、事物乃至社会现象以“等第”观念进行品评，赋予其独特的象征意义。作者通过通感式、譬喻式的创作思维，将抽象的品质、德行形象化为中草药意象，展现了对自然、社会与人生的深刻洞察。这种独特的文学形式，既是对古代审美直觉感悟的传承，也反映了中药学与文学的交融与创新。

本草式小品文承续了中国古代“托物言志”的文学传统，巧妙地运用“以小喻大”的写作方式，在篇幅相对局限的文本框架内展现深刻的意蕴。这一创作模式，是对自六朝时期以来小品文文体特性的继承与发展。“小品”一词最早为佛教用语，《世说新语·文学》载：“殷中军读小品，下二百签，皆是精微，世之幽滞。”[④] 这里的“小品”即指佛经的节略本。唐代小品涵盖了更多的内容，逐渐显现出独立的文体特色，如韩愈《毛颖传》以拟人化的手法为毛笔立传，语言诙谐，既展示了文人的机敏，又暗含对君臣关系的讽刺；柳宗元《种树郭橐驼传》通过描写郭橐驼种树的技巧，以轻松幽默的笔调探讨了治国理政的道理；白居易《池上篇》以清新明快的语言书写归隐田园的悠闲生活，于信笔之中充满文人雅趣。这些作品反映了小品文的娱乐性、象征性与哲理性，对本草式小品文的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郑元勋在《〈媚幽阁文娱〉自序》中言：“六经者，桑麻菽粟之可衣可食也；文者奇葩，文翼之，怡人耳目、悦人性情也。”[⑤] 可见他将“怡人耳目”“悦人性情”作为文章写作的重要旨趣之一，与汉魏时期将文章视作“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功利化认识不同，它反映了自唐宋以来文人文学观念的嬗变。小品文家热衷于描写生活中的各种细节和情趣，其作品往往蕴含丰富的娱乐意味。明代本草式小品文受此思想的影响，将批判性与游戏性融入创作之中，将中草药作为喻体，以谐谑化的方式映射现实，展现了文人士大夫的医学素养、文学造诣及对社会的关注，彰显出独特的文人气质与精神风貌。作为士人追求精神化、艺术化生活的产物，它体现了作者对人生的独到见解与著文自娱的心态，旨在于审美世界中寻求个性释放与精神自由。

本草式小品文的创作亦受到自唐末五代以来“尚理”倾向的影响，文人自觉追求文章内容要“切于理也”，即文章要体现作者对社会时政的理论思考。因此，本草式小品文的创作亦多围绕当时的社会化、政治化主题，试图从相对新颖的角度探讨治道之理。如《监察本草》看似借本草之名论述御史的职责，实则如文中所言“此由触之则发，亦无常性”“唯拜员外郎，号为摘去毒。欢怅相半，喜迁之，惜其权也”[⑥]，其中隐喻着官场中职位变动与权力转移的无常，以及为官者在职位升迁过程中的复杂心态。作者将目光深入到事

---

①[宋] 洪兴祖撰：《楚辞补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81页。

②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694-695页。

③编委会编：《中国野史集成》，成都：巴蜀书社，2000年，第9册，第238页。

④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200页。

⑤[明] 郑元勋：《媚幽阁文娱初集》卷首《文娱自序》，《四库禁毁书丛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集部第172册，第8页。

⑥[宋] 李昉等：《太平广记》，第6册，第1984页。

理内部，从表象之中发掘出潜在的现实意义，可谓切中肯綮。王思任在为屠田叔《笑词》作序时，提及谐谑为文的艺术效果时云："极笑之变，各赋一词，而以之囊天下之苦事。"[①] 可见，古人在下笔为文时，往往源自于个人真实的生活体验，他们借嬉笑之语浇心中之块垒，最终导向对当时社会的批判与反思。明以后的本草式小品文亦受此种创作理念的浸染，文人在写作过程中巧妙结合其自身医学知识储备，借本草药方的形式对传统论题进行颇具新意的探讨，展现了他们对现实社会问题的巧思与新见。

总之，本草式小品文以中草药为喻体，承续了古代"取象比类"的思维范式，通过药性、色味等感官描写，将抽象的理念具象化为草药意象。它突破了六朝时期以来小品文的格局，并受到唐宋以降"尚理"思潮的影响，通过"以小喻大"的书写方式，使草木药理与治道之理形成对应关系，拓展了文学干预现实的路径。本草式小品文的产生和发展既延续了传统审美观念，又折射出文学与时代思潮的互动，展现了古代文学中形象思维与理性思辨的辩证统一。

三、本草式小品文的医药传统与文学回响

中国古代文人借鉴本草药方进行写作，将本草譬喻性书写与小品文的创作形式相结合，形成了一道独特的文学景观。从文学与医学相交融的双重维度来看，这反映了文人"游戏笔墨"中蕴含的医药思想与士人精神。

首先，中国古代文人普遍具有的中医药知识，是其创作本草式小品文的重要基础。自唐宋以来，统治者采取了一系列促进医学发展的政策和举措，推动了医药文化的日益活跃，并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医学教育体系。官方对医书编纂的重视，无疑促进了当时本草知识的广泛传播，唐高宗曾命苏敬等人重修本草类书籍，撰成国家药典《新修本草》五十四卷，又有《外台秘要》《备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等大型医书的问世，进一步反映了此时期医药文化领域的蓬勃发展。在思想文化方面，中国古代文学与医学相互渗透，文人通医与医师晓文乃普遍现象，因此文学中不断渗入医药文化内容，使本草作为一种文学题材进入作家们的视野。《国语·晋语》云："上医医国，其次疾人，固医官也。"[②] 范仲淹曰："不为良相，则为良医。"[③] 可见，古代医学与文学均受到传统儒家价值体系的影响，医人与治国具备同等的社会责任，二者均以德为先。古人在济世救人的过程中寄托了自己的政治抱负与人生理想，《百官本草》中"除邪佞，杜奸回，报冤滞，止淫滥"[④] 的描写，将中药药性与御史的职责进行关联，其中隐喻着御史为国家治病驱恶、攘除奸佞的治国之道，使本草式小品文的文化内涵上升至社会哲理的高度。

其次，本草药方形象化的呈现方式亦契合了小品文的写作需求。作为医学的一个重要分支，中草药的历史源远流长，其中包含了丰厚的文化底蕴。与西药命名多从学理出发不同，中药的命名较少严格的统一规范，对其作用与功效的认识也多是根据古人的感性体验，这就使本草药方具有一定的形象性，容易引发人们对其象征意味的联想。如《神农本草经》曰："中药养性，合欢蠲忿，萱草忘忧。"[⑤] 又《本草纲目》曰："萱本作谖，谖，忘也。《诗》云：'焉得谖草，言树之背'。谓忧思不能自遣，故欲树此草玩味以忘忧也。"[⑥] 可见萱草作为一种植物意象具有丰富的象征意蕴，其"食之令人忘忧"的药性亦成为文人反复吟咏的主题，如西晋傅玄、夏侯湛均有同题赋作《忘忧草赋》，白居易《酬梦得比萱草见赠》"杜康能散闷，萱草解忘忧"[⑦]，朱熹《示四弟》"阶前树萱草，与子俱忘忧"[⑧]。这些作品使本草具有了形象可感的象征意味，亦为本

---

①[明] 王思任：《王季重十种·杂序》，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22页。

②[战国] 左丘明撰，[三国吴] 韦昭注：《国语·晋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314-315页。

③[清] 沈粹芬、[清] 黄人辑：《清文汇》甲集卷十二，清宣统元年上海国学扶轮社石印本。

④[宋] 李昉等：《太平广记》，第6册，第1983页。

⑤[唐]李善等注：《六臣注文选》卷五三，民国八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景宋刻本。

⑥[明]李时珍：《本草纲目·草部》，明万历三十一年张鼎思刻本。

⑦[清] 彭定求编：《全唐诗》卷四五七，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14册，第1960页。

⑧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全宋诗》，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44册，第27491页。

草式小品文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钱本草“偏能驻颜，彩泽流润，善疗饥寒困厄之患”[①]，百官本草“服之长精神，减姿媚，久服令人冷峭”[②]，此种描写均蕴含了深刻的象征及隐喻意义，与当时的社会文化环境密切关联。可见，本草式小品文借助本草药方的表现方式，为小品文的写作带来了形式上的创新，文人们通过此种方式来展示医药知识的同时，亦彰显了自身的学识及艺术才能。

最后，本草式小品文的审美范式对后世涉药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引导古人从修身养性的维度出发，创造性地撰写了一系列养生小品。这一文学现象在明代中后期逐渐显著，并孕育了多部经典之作。例如，杜巽才《霞外杂俎》中所收《快活无忧散》与《和气汤》等篇章，均是巧妙地借鉴本草药方的形式，来展现作者的养生理念与人生哲学。《快活无忧散》一文在详细描绘其“除烦恼，断妄想”[③]功效的同时，强调了获得此药的关键在于内心的自我寻求。文中指出“快活无忧散”虽成分简约，但效用卓著，药性温和无偏，无需远求，唯需内省自得。其制备与服用环境亦需精心布置：需于静谧居室中，窗外景致幽雅，室内布置简约，每日静坐调息后服用。药物发挥作用的过程与闲庭信步、吟诗作画的艺术活动紧密相连，体现了作者追求内在平和、清静无为的养生哲学。又如《和气汤》一文则以中医学中的汤药为喻，将“忍”“忘”“不语”作为治疗“客气、怒气、怨气、抑郁不平之气”[④]的良方。其中，“忍”可避一时之忿，“忘”可消终身之憾，而“不语”则是将此二味良药送达心田的方式。文中介绍服用此“汤”后，再饮醇酒以助兴，更是将养生与享受生活巧妙结合。这里的“汤”超越了传统中医学中的汤药概念，凝结着古人为人处世的智慧，作者通过这一独特的写作形式，传达了淡泊名利、豁达宽容的人生哲学。可见，本草式小品文以其独特的审美范式，与中医文化意蕴紧密结合，不仅丰富了涉药文学的内涵，更深刻地传达了古人对于修身养性、追求内在生命质量的思考与探索。

刘勰《文心雕龙·书记》曰：“方者，隅也。医药攻病，各有所主，专精一隅，故药术称方。”[⑤]作为应用文体的一种，药方虽不能与经史诗文等相提并论，亦不能与正统应用文书归为一类，但刘勰并没有忽视其文体价值，而是将其视为“艺文之末品”“政事之先务”[⑥]，这反映了他对医学等应用科学的重视。在追求“雅正”的主流文学价值观念下，刘勰将“方”“术”“占”“式”等列入体目，可见其不拘泥于正统文学观、开放包容的文体意识。后世文人对“方”这种文体进行审美化的创造性改编，将其与文学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如清中期出现的长篇白话小说《草木春秋演义》，通过运用药名人格化的文学创作手法，使药名的表层字义和药性与人物的性格、地位及命运巧妙融合，产生了一语双关的艺术效果。小说中长安总兵金石斛“为人忠厚，义智勇足备”[⑦]，与中药石斛“甘，平，无毒”[⑧]的药性相契合；雅州总兵黄连“为人忠直，温诚性冷”[⑨]，与中药黄连“苦，寒，无毒”[⑩]的药性相符；又如皇帝刘寄奴、国老甘草、军师决明子等，此种命名方式赋予中草药以隐喻意义。作者借神魔小说的框架描写以刘寄奴为首的汉朝和以巴豆大黄为首的胡椒国之间的战争，表面是药性相克的奇幻演绎，实则暗藏对边疆危机的隐忧——胡椒作为外来物产，其“辛热”属性与中原“甘平”药性的对抗，恰是“华夷之辨”的隐喻表达。这种将医学知识体系转化为意识形态话语的创作方式，流露出清代文人在“游戏”之笔中寓含的家国忧患意识。

综上所述，本草式小品文通过描绘社会现象和人生百态，反映了当时士人群体的文化风貌及价值取向，一方面推动了文学作品表现形式的多样化，另一方面促进了医学文化的接受与传承。本草式小品文亦

---

①周绍良：《全唐文新编》，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年，第1部第4册，第2560页。

②[宋]李昉等：《太平广记》，第6册，第1983页。

③[明]徐春甫编：《古今医统大全》卷九八，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1年，下册，第1369页。

④[明]徐春甫编：《古今医统大全》卷九八，下册，第1369页。

⑤王运熙、周锋撰：《文心雕龙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75页。

⑥王运熙、周锋撰：《文心雕龙译注》，第175页。

⑦周心慧主编：《中华善本珍藏文库 第4辑》，北京：中国致公出版社，2001年，上册，第337页。

⑧[明]李时珍：《本草纲目·草部》，明万历三十一年张鼎思刻本。

⑨周心慧主编：《中华善本珍藏文库 第4辑》，上册，第337页。

⑩[明]李时珍：《本草纲目·草部》，明万历三十一年张鼎思刻本。

推进了后世涉药文学的创新与发展，从帝王将相到普通文士，其中不乏精通医学与养生的贤才，他们创作出诸多抒写杏林情怀和生命意识的作品，展现了其修身养生的理念与道德实践，为读者从医学角度了解古代文学创作、文人心态及文化思想打开了一扇窗口。

结　语

作为中国古代文学与医学交汇融合的结晶，本草式小品文以其新颖独特的形式和鲜明的艺术特色，在古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从古代文人文化史与心态史的双重维度审视，本草式小品文不仅反映了古代文学与医学交汇融合的现象，更是对文人精神世界与文化心态的深刻揭示。从文化史的角度来看，本草式小品文通过巧妙地将人物、事物的品德气质与药性相对应，从而使道德修养、生活理念与医学伦理紧密结合，呈现出一种具有独特哲学意蕴的文学表达形式。从心态史的角度分析，本草式小品文并非某一作家具体个别的咏叹，它们凝结了文人阶层的普遍思考，反映着文人群体意识的一个侧面，从而形成了以本草意象为中心的主题链条，后世相关主题作品的涌现亦恰好证明了此种书写模式的传承性。这些作品展现了古人对事物本质的敏锐洞察，以及他们在现实生活中为实现身心和谐、天人合一的理想所进行的求索与实践。本草式小品文所蕴含的对生命与道德的深入省思，不仅彰显了古代士大夫阶层的自我意识与人文情怀，也为我们进一步探赜涉药文学中的文人群体心态与文化传承提供了重要的线索与依据。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ultural Implications of Ancient Chinese Herbal-Style Essays

Zhang Yu-chen

(School of Literature,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an)

Abstract: Ancient Chinese herbal-style essays mainly inherited the drug description mode of Shen Nong's Materia Medica in form, and were closely related to social reality, Confucian and Taoist thoughts, Buddhist and Zen teachings, as well as scholarship and academic pursuits in content. On the one hand, they embodied the ideological and cultural origins of allegory and playfulness, and on the other hand, they demonstrated the distinctiv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authors' synesthetic creative thinking. As the product of scholars' pursuit of spiritual and artistic life, herbal-style essays reflected the medical thoughts and scholarly spirit contained in the literati's "playful writing". Their aesthetic paradigm also influenced the creation of later literature involving medicine, forming a unique literary landscape full of humor and wisdom.

Key words: herbal; essay; literature; medicine; culture

[责任编辑　唐音]